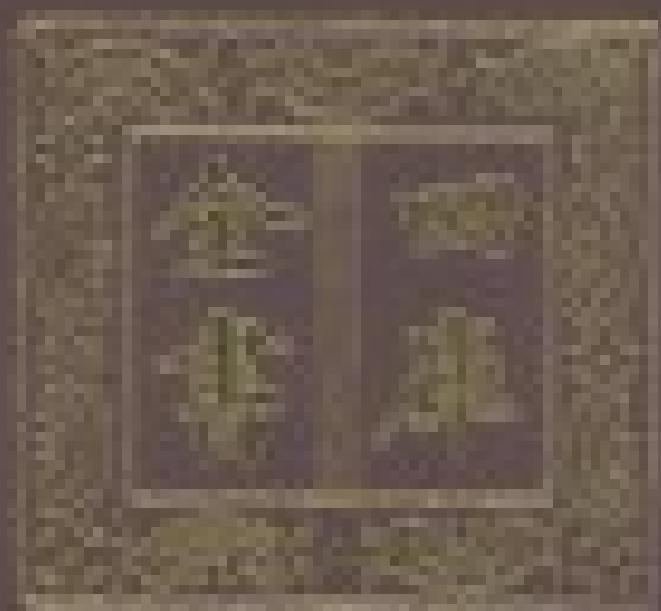






第一五五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講義

宋戴溪撰……………一

春秋綱義
領

宋李明復撰……………一七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講義卷一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李陽祜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朕錄監生_臣任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講義

春秋類

提要

_臣等謹案春秋講義四卷宋戴溪撰溪有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為資善

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景獻太子命類易詩

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為說以進此即其

春秋說也書中如有齊襄迫紀侯去國為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類
提要

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為由已蜀通

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為晉人啟季氏

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即位為季氏有不立

定公之心時具有理解而時常辭佞胄北伐

敗衄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文鄭經武之

道允倦倦焉至辛葬之類並闕而不擇考宋

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

檀弓經部韻畧即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講義

二

此類蓋當時講帳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
長子楠毀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
牛大年復刻于泰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啟沃
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
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于錄
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珣溫州志
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今外間絕
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採尚散見各條經文
之下今謹為裒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
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
樂大典所缺則取黃震曰抄所引補之仍從
宋史釐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
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間從公穀者並附案語
于下方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鮑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春秋講義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講義

一

漢儒誦其師說曰為人君父者不可不通春秋為人臣
子者不可不通春秋至哉言乎漢人頗識此意東宮藩
邸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傳授以是學仲舒相江都貫
公為河間博士東平中山長沙梁王之傳三傳皆有師
法而敏捷之疏廉直之嚴素剛之望之尤其妙一時之
選者也然微辭奧旨或講焉而不精錯諸事業適以貽
害天下如九世復讎一語差毫釐而謬千里追思異時
師友何所逃罪甚哉講學之難乎非講學之難而所與
共學者難其人耳故端明戴公身端行治雅邃麟經橫
帙資善堂重席顓講明白正大義精語平天叙人彝春
生秋殺粲然於口授指畫間有以發先儒所未言長子
楠修葺舊聞錄木金陵學舍屬光挂名編端光未學膚
受安能窺公傳道授業之秘獨慨夫太史公執遷手而泣
曰汝無忘吾所論著揚名後世以顯父母遷卒其業卓
然以繼春秋自任今是書之傳恐司馬氏不得專美於

漢公諱溪字少望以儒宗為宮端世號岷隱先生嘉定癸未夏五月鄭沈光序

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然聖意宏深經法微隱是宜餘蘊之所易究哉岷隱先生以儒宗為一世所尊顯席談經發明大旨凡經之所不書說之所未及者莫不昭然而義見雖然是書蓋期於啟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也今提舉寺丞建臺於此一日出家藏以惠多士僕亦以攝承郡事遂得拜手與觀蓋其發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義
原序

先聖之精微正後學之訛謬其功用豈小補之哉於是

命工銀木置之郡校以廣其傳歲在丙戌重陽後一日
淮海牛大年書於海陵郡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義卷上

宋 戴溪 撰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為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

其曰春王正月聖人之特筆也天有四時春為之首

三代異正夏數得天今首之以春若曰此時者天之

所為也次之以王又次之以正者若曰此正朔者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義
卷上

之所為也王者班正朔以奉天道則天下萬事莫不

得其正矣君之始年當書即位隱公不書即位何也

隱攝而不行即位之禮故也春秋之法一年之內必

備四時四時之中或無事可書必書首月所以備天

道而成歲功也按黃震曰抄云胡文定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來子疑之岷隱戴氏在東

宮進講常以夏正為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竊意

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故所抄依

戴氏馬又按曰抄云隱公不書即位戴氏以經之所無付之不言今考諸義隱攝云云實係左氏為說

黃氏讀之不審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按講義稱邾稱盟蔑是載氏錄經文從左氏之證

春秋之法書時書月書日有月而無日者史之闕文也邾者中國之附庸儀父者邾君之字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曰公及盟何也及者內為志隱公即位欲求好於邾故是盟也出於公之志邾之與魯壤地相接數會屢盟非不善也然而人情利害相及則嫌隙易生其後或侵或伐紛然而不定卒之哀公入邾執邾子益以歸觀始焉盟蔑之好終焉入邾之後則執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義卷一上

二

知屢盟之無益人情之可畏如此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叔段者鄭伯同母之弟也曷為不以弟書見叔段不以弟事其兄鄭伯不能友愛其弟也書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其鄭伯叔段之謂歟稱鄭伯克段若途之人然親親之義絕矣克者力勝之辭也以鄭國之力施之叔段沛然有餘矣其曰力勝何也段多才而好勇外為邑

人所歸內有姜氏之助繕甲兵具卒乘將為襲鄭之謀其力固未易勝也鄭伯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之其用力亦少勞矣段本在京而出奔鄆無能為矣使鄭伯緩追逸賊猶可以全親親之義克之於鄆其迫之為已急矣春秋書鄭伯書克書于鄆探鄭伯之志而著其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加天於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筆也先書王正月次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義卷一上

三

天王此尊王之大義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當是之時周室既衰自儕於諸侯聖人作春秋援周室於千仞之淵稱天王於諸侯之上見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諸侯之衆其卑如地一字之嚴凜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謂大矣然而王者奉若天道賞曰天命刑曰天討有一不當則失其所以為天矣今也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按之典禮容有未安仲子者桓公之母非惠公之夫人也天子不當歸賵宰咺者天子之

冢宰以道佐王非所當使於諸侯就使仲子之卒禮所當賤宰啗不當違也禮天子之宰當稱爵周公是也今也宰啗書名用見冢宰之自輕也春秋書此所以重典禮而敬大臣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國之大事也邦國有疑會同則盟之諸侯自相為盟苟非大事猶曰不可況國之微者乎及宋人盟內不書其人不書其名其微者可知矣隱公聲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一上

所自出於宋有甥舅之親即位而修好固人情所當然也三年之久公始與宋公遇于清魯之於宋未汲汲然也不知兩國微者相與為盟果為何事耶宿者國也盟於其國則宿亦與焉意者其為宿盟乎觀宋人遷宿之事則宿之服屬於宋亦已久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者畿內之國也凡將刑茅昨祭皆周公之商也特未知祭伯者亦公之後乎若是則與魯親矣書來者

見祭伯之自出非有王命也今年之秋天王使宰啗歸賸於魯未幾而祭伯來必非王命也來者來朝也其不言朝者何也畿內諸侯不當朝於列國蓋內外尊卑之分所當然也祭或稱公或稱叔其稱公者嘗受命為三公其稱叔者未受爵者也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獨元年書春王正月餘十年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一上

書正月說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古者諸侯受正朔於天子故月正元日朝正於廟隱不書正自謂居攝不行朝正之禮故也隱公十年不書正桓公十四年不書王二年不書春秋此又春秋言外之深旨也

公會戎于潛

按此條舊義永樂大典原本在十一年十一月經文下今移正

古者戎狄種落間與中國雜處近於魯者為徐戎多為魯患當伯禽之時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至於

治戎器以伐之具版築以備之今也隱公與我會于
潛左氏以為修惠公之好魯與我好其來久矣未幾
復盟於唐至於桓公盟唐再書我魯會盟遂為故事
夫戎狄非盟會可結也莊公之時親追戎於濟西盟
果何益哉春秋安得不謹而志之書及盟者魯公之
志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按左氏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六

夫婦之不諧正家之道未至也何至以干戈相向入
之為言不順之辭也造人之國都幾有其地矣觀宣
公之時伐莒取向則知向為莒之邑久矣不知入向
之後莒何時復取之以為莒邑耶大要書入者雖未
至盡有其地然既入之後日侵月削積久而取之者
亦多矣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未賜族也其稱帥師者

將尊而師衆也極小國也命將出師直入其國魯之
怙彊亦甚矣自無駭入極之後終春秋之世極無聞
焉意者卒見取於魯耶春秋之初小國尚多至於末
年寂寥幾盡魯秉禮之國也取根牟取郕取邾取鄆
其所取者不止一國而況於諸侯強大者乎漢陽諸
姬楚實盡之晉自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可勝嘆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按戴氏所釋經文多從左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七

氏春秋觀講義中
亦稱裂繻可見

婚禮人之大倫也為國君者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
社稷主故冕而親迎不以為重今也紀裂繻來逆女
書於春秋傳者以為逆女當親行使大夫非正也是
則然矣然考之昏義婿迎婦於其家御輪授綏三周
而先歸俟於門外相去蓋不遠矣有如國君之尊遠
適他國以行親迎之禮則國事少廢矣說者以為文
王娶於莘莘之國在渭之涘故文王親迎於渭然文

王是時為世子猶可以遠出也韓侯娶於蹶父之女韓侯迎止於蹶之里此諸侯親迎之禮也然蹶父為天子卿士韓侯入覲於天子故因迎於蹶里非專為親迎行也其理恐或然春秋內女適列國者多矣其事不盡書於春秋伯姬之歸紀其事甚可念也紀亡而伯姬不能葬使齊侯得以葬之故春秋書伯姬之歸於前又書伯姬之葬於後所以志伯姬之終始也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八

紀子帛其義不可曉說左氏者曰子帛者紀裂繻之字也書外大夫於諸侯之上春秋無是也公穀二傳帛皆作伯義亦不通帛之一字非義文則字誤也聖人存而不削史之舊文不敢改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按左氏叔段之亂段之子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康延鄭伯以王師號師伐衛又請師於邾邾私於

魯公子豫豫帥師會伐其事可謂重矣春秋削之而不書今茲復伐衛討滑之亂也夫鄭伯不容其母弟逐其弟及其子又不能容之於衛請師於王以伐之春秋以為王師之重非鄭伯所得用也故沒而不錄觀鄭伯前日之所以伐衛者如此其重今茲再伐必非輕用微者春秋以鄭人書蓋貶鄭伯之無親也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九

春秋之法祥瑞不書有變異則書故曰食書於春秋者三十有六凡日之食必書朔其不言朔者或在朔之前或在朔之後也說者謂日食之日陰陽有定數無與於災異是大不然陰陽薄蝕天道有虧代天作子適當天變惡可不恐懼脩省以回天譴譬如父母有疾為人子者當引咎歸已請命于天庶幾父母之可安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按戴氏釋此一經獨從公穀見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昭二十三年尹

氏立朝
講義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書諸侯相盟始於密次則石門厥後瓦屋之盟

則諸侯參盟之始也人愈衆則志愈分志愈分則盟

愈不可信矣

癸未葬宋穆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莒在春秋不得為大國前年入向固已甚矣今茲伐

人之國取人之邑狃於前日之勝而忘其國之微無

乃太甚乎書伐書取甚之也異時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為叛人之資

爾背義以求利果何益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與之禮有朝有聘有會而又有遇禮焉

遇之禮造次簡畧有邂逅適顧之意春秋謹而志之

議失禮也曲禮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其簡畧

可知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

按左氏衛州吁之立也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

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然則伐鄭之謀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實先之春秋以宋公主兵何也州吁衛之亂臣賊子

也衛人不以為君宋公怵於州吁之邪說帥師以伐

鄭則是師也非宋公誰實主之書宋公於其上書衛

人於其下聖人之深意也衛人者州吁也不與州吁

之為君故以衛人書暈者公子暈也不書公子惡之

也宋公請師於魯魯公不許公子暈固請帥師隱公

之禍暈實為之怙彊專政有自來矣春秋之辭貴乎

簡嚴不曰暈帥師會伐鄭而再書宋陳蔡衛者詳其

辭所以甚其罪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之罪天子所當討也衛晉之立天子所當命也今也不然討有罪立嗣君皆出於衛人之意聖人直書之曰人言權之不出於上也州吁稱名晉不稱公子其辭嚴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左氏曰矢魚公穀曰觀魚矢之為言陳也陳魚而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義
卷一上

十一

之其實一也說者謂矢魚者射魚也其說亦通靈臺之詩曰王在靈沼於叔魚躍言文王有仁德而其民樂之也使隱公知此意能與民同樂則民樂其有鳥獸魚鼈矣何至遠去國都陳魚而觀之禮失地遠春秋雨譏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邾

春秋之法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故衛師入

邾與晉人入向書法不同邾衛同姓之國也衛君方

立桓公始葬首興報復之師無乃太早計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非惠之夫人故仲子既葬不祔於惠之廟隱公為仲子別立宮考者宮既成而祭之名也六羽者舞之名也舞者執干而舞謂之武舞執羽而舞謂之文舞天子之舞用八人為一列凡八列共六十有四人故總名曰八佾魯僭用天子之禮舞八佾於羣公之廟久矣今焉考仲子之宮不敢用八而用六故曰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六佾婦人無武事故有羽舞而無干舞是禮也其隱公之失歟仲子既非夫人宮不當立祭不當舞原隱公之意欲立桓公為君尊其母為夫人故委曲遷就若此不知典禮之壞有以啟人之姦心異日之禍皆失禮有以基之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鄭人以王師會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義
卷一上

十三

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郛附庸之國也是時未列於諸侯何以書於鄭人之上伐宋之謀郛實啟之鄭實輔之故以郛主兵也伐宋入郛宋不以實告故春秋書伐而不書入

螻

春秋於螻螻水旱皆書所以重農事也重農事所以愛民命也人君一念及此必不敢違天以病民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說春秋者多用之其實未必然也伐人之國其事不一固有造其國都門焉而還者春秋當以伐書若築壘堙塹環而守之春秋豈得不以圍書若楚子圍鄭之類是也苟非造其國都而直圍人之邑春秋不先以伐書則未知其為誰之邑也今書伐鄭圍長葛者記事之體當然也宋鄭未有

舊怨止因交兵之故結怨不已長葛之圍久而不去經一年之久不取不止春秋惡其黷兵書圍長葛於前書取長葛於後不待駮而罪可見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按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觀下諸義中屢稱輸平可見

左氏曰淪平公穀曰輸平淪之為言更也言更前之怨而為今之平也輸之為言納也言納今之款以求平於我也其辭雖不同其義則一矣鄭人與魯有舊怨今焉既與宋人交惡懼魯之謀已也故易仇怨而為和平凡平者春秋之所喜也然鄭伯之意非出於真情異時歸祊假許田之事皆於此乎始故春秋謹而志之見鄭伯之為援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齊也隱公初與鄭平及今又與齊平可以為美矣然而齊魯鄭在春秋之初俱為大國苟能同心合力以撫鄰國則是平也君子與之自鄭人輸平齊人始平之後三國會於中邱者謀伐宋也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十五

於時來者謀伐許也已而入許之師三國皆與焉樓諸侯以伐諸侯何取於平哉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非其有而攘奪之其名曰取長葛之圖志在必取罷民日久不遺餘力所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者蓋如此其得禍也宜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疏
卷一上

十六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歸於紀在隱之二年今叔姬始歸何也待年於國也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若叔姬者所謂有待而行者歟其書於春秋者為入於鄫書也入於鄫者叔姬之賢行也

滕侯卒

夏城中丘

中邱魯之邑也魯方無事非有疆場之虞中邱不必

城也就使當城夏之月非所當役也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以為固先王所不廢也故民衆城小則可以益城苟不計民之多寡益城無極則凡城之志於春秋者皆譏也有如城其所不必城役其所不當役其譏益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原注弟年來聘凡兩書一見桓公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疏
卷一上

十七

春秋書法其稱兄若弟者親親之禮當然也然而寵愛過則傷義刑罰加則傷恩隨事而觀褒貶見矣聘問之禮國有大夫兄弟之親何煩聘使有如行人失辭則國家不可屈法齊傷公寵其母弟故弟年來聘兩見於春秋異日無知之禍其亦寵愛之過歟

秋公伐邾

魯與邾為鄰國儀父始與隱公盟邾未嘗得罪於魯何為隱公親自伐邾不惟輕於用兵其自卑屈亦已多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出使非有徒兵之衆戎人無道掩而執之直易事爾春秋何以書伐大天子之使也不書執而曰以歸避其名也左氏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楚邱之執凡伯固有以自取然天子之使則不可以不重也凡伯聘魯為戎所執魯方與戎盟不暇問戎之罪道過楚邱衛獨不能救乎戎不足責也魯衛之罪其又奚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疏
卷一上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昔也宋公魯侯遇于清今宋公衛侯遇于垂非禮之禮習而安焉尤而效焉不以為異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古者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之從祀者有湯沐之邑諸侯時朝天子故天子之郊有諸侯朝宿之邑焉祊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周室既衰侯服不朝時巡不講故諸侯朝宿湯沐之邑皆廢而無

用祊近於魯許田鄭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

取之魯故先使人歸祊以為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祊其曰我入者受而歸於已有德色焉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曰輸平曰以歸者有卑遜屈下之義焉用見鄭伯之詐也按黃震日抄云趙鵬飛經蓋謂魯要鄭而得祊以前此魯不救鄭也戴氏則謂鄭詐魯而歸祊以後此鄭假許田也二說不同而皆精於考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疏
卷一上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之參盟始於此自時厥後聯合列國數會屢盟者何其多也可勝罪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入春秋以來莒人入向已而伐杞取牟婁頗有自大

之意今茲魯公親與莒人盟人微者之稱莒強魯弱益可知矣左氏曰以成紀好也向者紀莒二君嘗盟於密魯大國也何乃汲汲然與莒之微者盟乎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天子之大夫例稱字隱公即位之初天王來歸仲子之闕於今九年聘魯者再隱公不惟不朝亦未嘗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上

十

報聘之使說春秋者猶以隱公為遜國之賢君賢者而若是乎春秋之法責臣子者重責君父者輕天子下聘於諸侯固失體矣諸侯未嘗報聘於天子如不臣何春秋未暇責周深責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天道之變上自日月星辰次及風雨雷電莫不具載蓋欲人君省災戒懼陰陽之差各以類應既有震電則不當雨雪蓋震電者陽氣發洩而雨雪者

陰氣凝沍故也八日之間陰陽交錯其變甚矣

挾辛

夏城郕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是會也魯與齊謀伐宋按左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來告於魯魯會齊於防明年會於中邱盟於鄆皆以伐宋故也夫奉王命以討不王此天下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上

十

義也當特書於春秋防與中邱以常事書鄆之盟削而不書其故何也蓋春秋原情之書也隱公實以怒宋之故借公議以釋私憾春秋方以為罪又烏足以為義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鄆辛巳取防

魯去年之冬會齊于防今年會齊鄭于中邱合謀以